

《都挺好》的意料之中与之外

——专访姚晨

2019 年的这个春天里不断引发网友集体讨论的电视剧《都挺好》近日播出大结局，女主苏明玉的扮演者姚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道，“当我看到大结局的时候，她对几乎已经失忆却唯独记得给她买练习册的父亲苏大强说，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我为苏明玉流下了眼泪。”

姚晨谈苏明玉：我曾经以为苏明玉的角色设定会冒犯一些观众

“苏大强在失忆后才找回了父爱，而明玉终于释放出的爱，却再也得不到父亲的回应。”说这句话的姚晨声音略微嘶哑，不过过敬源让她喉咙发炎，却控制不住地微微抬高音调，“演员不能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自恋自怜，要和角色保持一定的客观距离，这样在饰演的时候才不会过度主观化。但在那一瞬间，我从观众的视角感受到了苏明玉的复杂情绪。”重男轻女的母亲已经去世不在人间，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不能自理，却在这时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爱的苏明玉终于卸下高冷的伪装，面对迟来的家庭温暖，潸然泪下。

一些网友同样提到这段戏带给他们的触动。《都挺好》中的苏明玉从小受到重男轻女的母亲的不公正对待，无法选择自己想读的大学、无法拥有独立的房间、甚至无法享用跟哥哥们同样的食物。长大后成为经济独立的女强人的苏明玉，面对早就断不联系的家人，面对懦弱无能却又虚荣的父亲、愚孝好面子却又能力有限的大哥、理所当然“啃老”还对自己的妹妹抱有敌意的二哥，情绪往往就被瞬间点燃，愤怒几乎成为常态。

姚晨坦然告诉记者，正是看到剧本精确戳中了一些现代社会问题，她预感到这会是一个受关注的电视剧，却没有预料到如此受关注。

“苏明玉这个角色的设定非常真实，并不同于观众常见的一些非常温婉、容易妥协的女性角色，我曾经以为观众一开始可能无法喜爱这个角色，甚至会批评这个人物，我真的没想到观众在第三集后就迅速理解了在自己母亲葬礼上不掉一滴眼泪的苏明玉。”姚晨说，观众比自己想象得更包容，创作者要创新在前至少与观众同行才能有优秀作品。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希望《都挺好》可以让你更加勇敢”

《都挺好》不断引发网友探讨个体与原生家庭如何相处，不管是姚晨扮演的苏明玉，还是其他演员塑造的苏家三位男性的角色，剧中不断爆发的矛盾和冲突同样牵动着观众的情绪。

姚晨坦言，正是每个演员的付出才成就了这部电视剧，而大家共同的希望是观众看完这部剧后能有更多勇气去直面家庭的矛盾，正视自己的伤口。

“很多时候，打垮我们的恰恰是自己身边的亲人。家庭的不认同对人是非常致命的伤害，因为亲人往往是自己最在乎的人。”姚晨认为一个好的演员，一定是对他人、对社会环境有自己的人文关怀的。

姚晨认为，正午阳光这几年出品的电视剧几乎都保持了同样的高水准，原因之一就是剧本都真实地描述了能够引发观众共鸣的社会问题。抛开大家心目中符合传统定义的“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关系，我们也许应该更多地去探讨具体而不同的个体，在母亲、父亲、儿子、女儿这样的家庭角色的背后，每个个体都是带有独特色调的人，人有优点也会有缺点，透过《都挺好》观众也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奶奶曾经教育我说，做女孩子永远都不要学心向上，向男人要钱，要自强。明玉就是一个有顽强生命力的自强的人，我相信故事中的她虽然辞职了，但迟早有一天还是会另辟山头，东山再起。而石天东就像她生命中的一首小夜曲，一束光，是她温暖的后盾。”姚晨说。

走过困惑，姚晨希望未来可以继续温暖他人

从喜剧到现实主义题材，从早早成名的《武林外传》中的郭芙蓉，到前几年大火的《潜伏》里的王翠平，再到近几年《找到你》中的“妈妈”李捷，《都挺好》中的苏明玉，迎来“不惑”之年的姚晨说自己已经走过了困惑的时光，也明白了“小花旦”到“大青衣”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的。

记者问她，有些女演员在综艺节目中谈到，过了一定年龄后戏路变窄甚至接不到戏拍，她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担忧。姚晨坦言，她看到一些网友们觉得这些女演员是在“卖惨”，她觉得很难过。“你勇敢地说出一个事实，却不被理解，这更令人难过。其实若干年前我就感受到这一切了，30 多岁 40 岁，恰恰是一个女演员的黄金期，因为她的人生更有宽度，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法和认知，掰开了揉碎了一点一点放到戏里头去表达。现实却是，不止是女演员，女性群体在这个时代当中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姚晨说。

“但我能做好的也许只有坚持自己的个体努力。所以我跟几位好朋友一起成立公司，希望能够搭建一个平台，可以请来更多优秀的、成熟的女演员一起创作好的作品。”姚晨说。

“时代在发展，未来的环境会更加包容，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属于女演员们的艺术创作的空间。希望我们有一天不是说我们非要去探讨性别上的这些差别对待，而是我们探讨人性的差异。”姚晨说。（高洁）

不动声色

父亲的琴棋书画

后露出欣慰的笑容，那次比赛父亲获得了第三名。

然后说“书”。父亲的书法属于行草，流利畅达，既没有楷书的工整刻板，也没有狂草的豪放张扬，一如他的为人，谦逊低调内敛。1968 年至 1976 年，大姐在北大荒插队八年，这八年是父亲写信最频繁的时期，我也由此得以常见父亲的书法。特别是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前挥笔疾书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每次给大姐写信，父亲或用毛笔或用钢笔。据父亲自己讲，他用毛笔和用钢笔写字的速度一样快。

最后说“画”。父亲的绘画才能是偶然显现的。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要求每个同学交一张反映自然风光的作业。交作业的头天晚上，我一筹莫展长时间呆坐在桌前，拿着水彩笔不知如何下笔。父亲看到我十分为难的神情，便给我讲解绘画要领，同时帮我完成了作业。这张画后来得到老师的表扬，殊不知是父亲的“捉刀”之作。从那以后，似乎激发了父亲的绘画激情，他用我剩下的水彩和炭笔又画了一些山水和人物素描，张张都是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现在想起来，父亲的绘画功底可能与他长期从事的机械制图工作有关。

遗憾的是，父亲并没有把自己的才艺传

授给子女。说来惭愧，琴棋书画中我仅粗通围棋。我与围棋结缘是在参加工作之后，如今差强人意的棋力也是在与同事的不断切磋中得以磨炼提高的，可以说和父亲没有半毛钱关系。父亲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学习琴棋书画，更没有亲自教过我们。或许是他认为这些毕竟属于“无用”的闲情雅致，怪不得谋生的饭碗吧。

金庸小说中对于琴棋书画的描写之精，非《笑傲江湖》莫属。孤山梅庄的大庄主黄钟公好琴，他在琴音中贯注内力，七弦无形剑堪称武林绝学；二庄主黑白子整日被王质在烂柯山遇仙棋局等名局搅得坐立不安；书法还是老三高斋翁玩儿得那溜，他写秃了千百支笔，把书法融入于判官笔之中，既有颜真卿的《裴将军诗帖》，又有二十八招石鼓打穴笔法；老四丹青生自诩好酒、好画、好剑，酒为首，丹青次之，剑道居末。江南四友虽然个个武功超群，但最终都因自己的爱好中了圈套，落得或死或生不如死的结局。金大侠是否在以此告诫世人切莫玩物丧志呢？

的确，琴棋书画的实用性不强，过度沉溺其中甚至有害，但不可否认的是，琴棋书画对人的整体素质有着全面培养的作用。古人把琴棋书画称为“四艺”，是文人骚客修身养性必须掌握的技能。善琴者通达从容，善弈者善

二姨走时雪满山

赔偿。在那个混乱的社会，听说有部队要来到村里，很多人早就跑到其他地方躲避了。面对那些带枪的大兵，二姨当时还敢去找他们评理，足可见二姨的胆识。

虽然在娘家吃了不少苦，但幸运的是，二姨后来嫁得还算比较好。婆家日子过得较为殷实，而且嫁过去不久，由于能干，婆家人很快就信任她了，就将家里内外事务交给二姨来操持了。

在二姨的兄妹几个人的家里，我们家应当是最为贫困的。二姨虽然出嫁了，但并没有放弃照顾这些弟妹的责任，尤其是我家。由于我家最穷，母亲自然而然地成为二姨最为关心的对象了。听母亲说，她刚嫁到我家，家里可谓一贫如洗，二姨尽其最大的力量照顾我家，每次只要母亲去二姨家，从来没有空手回来过。家里有什么困难，母亲也总是跑去求助二姨。甚至我家里吃的盐，有许多也是二姨买回家后人托人带给我家的。因此，母亲自然而然地将二姨当成主心骨。对于我们兄妹，二姨视同己出。她是尽其所能地照顾着我们兄妹。在亲戚中，我们兄妹也将二姨看作是我们除父母外最为亲近的人。由于二姨像母亲一样对我们关爱照顾，小时候，我最喜欢走的亲戚也就是二姨家，一听说母亲要带我去二姨家，我会提前高兴好几天。到了二姨家我是无拘无束，仿佛是在自家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二姨对我家的照顾，那日子真是没有办法活下去。

后来，我们兄妹慢慢长大，我家光景也慢慢好起来了。听母亲说，二姨后来常常高兴地和我谈起我们，说母亲养的孩子有出息，她总算放心我们家了。

在我们兄妹中，大姐吃过最多苦头。有一年，大姐被生产队派遣，调到离家三十多里地的紫檀冲修水库。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家里太穷，大姐只穿着一件单衣就随着工程队出发了。由于天气太冷，在工地上最后冻得生病了。大姐的这种状况，被二姨同村一起修水库的人告知给二姨了。二姨当即带着自己的棉袄，费尽各种周折，最后才找到了修水库的工地。一个冬天，大姐就是靠着那件棉袄，坚持到工程结束。对于这件事，后来每次提起，大姐总是眼含热泪。

高中毕业的那年，二哥也结婚成家了，本就贫穷的家里再次分了家，母亲心情也由此十分沮丧。二姨知道这种情况后，放下家里的农活，来到我家陪着母亲住着聊天，开导母亲。由于在学校准备高考，对于家里的这些变故，我是完全不知情的。那时可不像现在，通信发达。对于农村孩子，父母也没有多少时间去关心孩子的读书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我高考的日子，也不会知道我回家的时间。当我背着一袋子书满头大汗地赶到家，母亲和二姨正在大门口，她们看到我那营养不良又黑又瘦的样子，也许是惊呆了。她们看着我，迟疑了几秒钟后，二姨才先回过神来，赶快跑出大门将我背的那一麻袋书接过来，背进屋子。母亲也赶紧出来，拉着我的手走在二姨后面。进到屋里，二姨放下麻袋，对我问寒问暖。本来家徒四壁，经过这一次的分家折腾，家里愈加显得穷困。我站在一盆如洗的家里，心里一阵酸楚，久久没有移动脚步。二姨看出了我心里的难过，她把我拉到饭桌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说我肚子肯定饿坏了，家里还有点面条，让母亲赶快给我煮点面条吃。

姑父姑母的一生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姑父率先在全乡成立第一个互助组，将壮劳力和病弱人群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共同提高。他先后担任村公安员、区组织委员、乡长、敬老院院长等职。无论担任何种职务，都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将工作干好，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姑父还会一门祖传绝活：安下巴。有的人下巴脱臼了，疼痛难忍，有些外科医生都无能为力，姑父却能轻而易举给安上。那时，经常有些外乡人，从几十里地外赶来，让姑父为其安下巴。姑父再忙，有时正吃着饭，放下饭碗就为患者诊治，而且从不收取任何费用。当患者表示感谢时，他一句“举手之劳”就把人家打发了。这门绝活和他无偿的热心服务，让他扬名方圆几十里村庄。

三年困难时期最为严重的 1959 年春季，饥饿的人们纷纷拿起抓钩，到上一年种过地瓜、胡萝卜的地里刨残留的根茎。光吃这些不能完全充饥呀，姑父姑母毅然将自己家中放置的 4 大囤谷糠全部贡献出来给乡亲们。原来，1958 年春季，生产队种了很多亩谷子。这些谷子加工成小米时，由于当时正在吃食堂的大锅饭，大家对粮食不够珍惜，好多残碎的米粒遗留在谷糠中。生产队要将这些谷糠拉去倒掉时，姑母说：我家有个闲置房间，放那里留着吧，或许有用。没想

到真派上了用场。如果对外不说，足够全家人度过灾荒，但姑父姑母却毫不犹豫地分给乡亲们。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姑父为改善敬老院老人的生活，在炎热的夏天，独自骑车去郟城县请磨磨的师傅，以便将磨磨好后磨豆浆给老人食用，不幸途中突患脑溢血，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虽经抢救保住了生命，生活却不能自理。姑母默默地撑起整个家庭，服侍姑父到终年。我的祖母，长时间和姑母生活在一起，姑母对她老人家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精心照顾。正是由于姑母的尽心尽力，祖母才得以享有 96 岁高寿的天年。

姑母的善良远近闻名。那时经常有盲人来村里说书，他们吃着百家饭，有时却难觅住处，姑母曾多次让他们住进自己家中。她对别人总是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咱们提供点食宿方便，这是积德行善呀！

邻里发生了矛盾，姑母总是千方百计予以劝解、调和，直到他们重归于好。

姑父姑母无儿无女，我们兄妹 6 人，我从 7 岁时就跟随姑父姑母生活。记得有一次我贪玩逃学一天，一向对我慈爱的姑父大发雷霆，脱下鞋子照我屁股狠狠打去。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逃学。姑父这唯一的一次打，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正是由于姑父姑母及父母的严



《都挺好》的意料之中与之外

廖艺

又快到清明节了。前几天，哥哥打来电话，商量相约到父母墓前祭扫的事宜，这已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

放下电话，父母往日的音容笑貌一一浮现在眼前，特别令人感慨的是父亲的琴棋书画。

父亲原是武汉机床厂的高级工程师。1956 年，国家决定研制“两弹一星”，不久父亲奉调来京，参与回旋加速器的研制设计工作。

父亲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拿得起来。

先说“琴”。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的墙上挂着一把二胡。父亲闲暇时就会拿下来拉上几曲，经常拉的曲子有《二泉映月》《洪湖水浪打浪》《喜洋洋》和京剧等。他拉琴的时候会闭着眼睛昂着头，自我陶醉在音乐世界中；《二泉映月》的哀怨、《喜洋洋》的欢快都能得到准确的表达。每到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坐下来，一起静静地聆听欣赏。此外，父亲的笛子和口琴吹得也不错。

再说“棋”。父亲平时很少下棋，家里甚至连副围棋都没有。他喜好围棋的唯一“痕迹”是床头常年放着一本吴清源的《中盘战术死活和收官》。据哥哥回忆，有一次他去观看父亲参加研究院里的围棋比赛，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获胜

《都挺好》的意料之中与之外

余尘

二姨是在除夕前两天走的。那时，我已大学毕业，远在广东工作。可惜的是，那个春节，由于没有买到春运的车票，我没能参加二姨的葬礼。

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在二姨走后，我第一次回湖北老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二姨，想到二姨那高高的直到老来还保持得比较硬朗的身材，想到她那一颗笑起来显得突兀的虎牙。她的虎牙虽然有点突，但突得又十分得体。听母亲说，二姨的那只虎牙也是她年轻时显得漂亮的原因之一。二姨虽然一辈子生活在大山里，她的穿着打扮并不比生活在河里（在我们老家，将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叫河里人）的那些妇人逊色，她的衣服在同龄人中总是显得比较脱俗。

二姨在娘家做女儿时就比较好强。娘家当时比较穷，外公去世早，外婆一人拉扯几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当时，兄妹七人，大姨和大舅，人生来就老实。于是，照着弟妹的责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二姨身上。那時的穷苦人，读书可是非分之想，穷苦人家的女孩更不要奢望能去谈几天书。虽然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但好在二姨天生聪颖，人灵活，言谈举止总不失知书达礼之态。一家人的生活安排，也基本是二姨做主。也正是由于这种经历，使她自小就养成有主见和担当、大胆干练的性格。而且，一辈子总离不开对弟妹的关爱。在娘家时，二姨这种性格就已经比较知名了。曾听母亲说过，新中国成立前，她们在娘家做女儿时，那时村里来了一支部队，有一两个士兵将她们家里的庄稼弄坏了，二姨就带着三姨及母亲去找当时的长官论理。经二姨与长官沟通协商，那位长官最后答应全额

《都挺好》的意料之中与之外

吴聚云

光阴如箭，姑父王化凤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50 年，姑母吴心美也已辞世 27 年了，但姑父姑母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及对老人的孝敬、对晚辈、别人的关爱和勤劳、善良的美德，无时无刻不浮现在我的脑海。

姑父姑母家在鲁西南，出身贫寒。多灾多难的黑暗旧中国，贫困交加的窘迫生活，练就了姑父姑母不怕一切困难。他们勇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性格，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的伟大洪流中。

淮海战役期间，姑父率领一支独轮车队，给浴血奋战的我方部队运送军粮。行至孟良崮时，遭到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正在偷袭我们的运粮大军。姑父命令运粮民兵迅速隐蔽，自己躲在一辆独轮车后面，端起枪向走在最前头的军官射出一梭子子弹。运送军粮结束后，姑父将缴获的一支驳壳枪交给上级机关，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并获得了立功奖章。姑母则带领全村妇女为解放军连夜赶制军鞋。那时，我们村庄制作的军鞋，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屡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姑父姑母在农村一直是中坚力量，始终发挥着